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二二八二號 校刊 非賣品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三三

創發人	張維	社主	張維
社址	鄭嘉	社副	鄭嘉
社址	謝春	社編	謝春
社址	關共	社印	關共
社址	保學	社行	保學
社址	系學	社心	系學
社址	室動	社心	室動
社址	中活	社心	中活
社址	生學	社心	生學
社址	學行	社心	學行

萬安三號防空演習

明假本校全面實施

警報發放後立即疏散緊急避難

（本報訊）本校定於明（十）日上午七時半至九時半之間舉行「萬安三號」演習，時間為五十分鐘，凡本校教職員工應預為準備。

此次演習乃配合士林區「萬安三號」實施，空襲警報發放後，立即停課、停止辦公、停止工作，緊急疏散避難，掩蔽，所有人員一律禁止在外（校區）逗留。凡有地下室之館樓，所有人員疏散地下室，無地下室之館樓，人員疏散至一二樓。

榮民隊與羅浮洋負責管制校區交通及人員疏散。二六〇公車及教授交通車開至大慈館旁空地，其他停駛校區車輛與機車疏散至大倫館旁之棒球場掩蔽。

華岡新村、雙溪新村及校區附近之商店居民由本校負責。

救國團甄選 村里服務隊

（本報訊）救國團於暑假期間（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日），將舉辦村里文化服務隊，本校有廿一個名額，服務地區是在彰化。凡有服務熱忱的同學，即日起至十一日前往課指組廖

呂克華演講 不明飛行物

（本報訊）不明飛行物（UFO）是飛碟嗎？外星球

以天文學家的立場，探討地球以外的生命，並介紹美國太空科學界在這方面所做的研究。

林太仁榮獲 森研所榜首

（本報訊）本校森林系應屆畢業生考取臺灣大學森林研究所者計五名，其中林產組林太仁榮獲榜首。其餘四人為生物組黃獻文、徐志彥及王銘鐘，約佔全部錄取名數之三分之一，仍獲傳統殊榮。

△園藝一林順達 遺失華岡銀行印章一枚，作廢。

△文學四黃瓊慧 遺失五一二一五四九號，華岡實習銀行零存整付存款單，作廢。

韓國新加坡貴賓 推崇我文化貢獻

（本報訊）韓國國際大學校長龍濟九、梨花女子大學教授李碩崑、新加坡教育出版編輯訪問團、南洋大學楊松年教授、公教中學校長葉昆燦、杜誠、余克泉等，於本月六日中午蒞臨本校訪問，潘院長並於敬業堂設宴款待。

宴會中來賓除對本校在中國文化方面之貢獻尤加推崇外，並與本校校長交換有關文化交流之寶貴意見。

本校參事師長計有：潘院長、莊副院長、張吳教授、中長關係研究所所長劉毓棠、韓國研究所所長林秋長、公關室主任謝春明、課外活動組主任林明德、註冊組主任吳惠純、華岡筆會會長魏偉琦、中華學術院秘書廖雪蘭等。

（本報特稿）「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已於日前出版了前三卷，披著淡藍色的衣裳靜靜地躺在許多其他書籍中，似乎看不出有何特殊。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它是一個人七年青春的心血結晶？

醉心於韓國漢文小說 林明德留任連忘返

（本報特稿）「韓國漢文小說全集」已於日前出版了前三卷，披著淡藍色的衣裳靜靜地躺在許多其他書籍中，似乎看不出有何特殊。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它是一個人七年青春的心血結晶？

「家徒四壁」之語，而當時的自己連一寸土都不會擁有。沉醉在以往的記憶裡，他無法想像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



林明德（記者向慧芳）

危機時代的心理建設

會昭旭主講

周博裕記錄

(編者按：鵝湖月刊主編會昭旭，於五月廿三日應雁陣學社之邀，發表演講，由陽明學社助教周博裕加以記錄，因限於本報篇幅，僅就重點錄如下。)

從台灣目前的狀況看來，讓我們坦白說，實在是有許多人對自己國家民族的前途有一種不安全感。我們的許多留學生在國內時還好，一旦到了國外，面臨一個很不同的環境，思想防線就容易崩潰，特別是最近幾年來由於外交上的挫敗，更容易使留學生感覺寄人籬下的悲哀。因而迫切地希望有個強大的國家以為依託，很多留學生竟然在這種心情下對中共偽政權產生幻想而「回歸」去了。大概從退出聯合國開始，一些所謂知識份子，比較能憂心國事，就緒緒易易感覺到危險，因而看到國內許多燈紅酒綠、混混沌沌的現象越加感覺到憂慮，這樣的憂慮，也是出於危機感，總覺得不趕快改革，就會來不及，在這樣迫切的心情下，自然會發生許多激烈的言論與行為表現，不管他們的行為結果是否偏差。但心情總是着急的，而一著急就會使人產生幻想，並且由於切求實現，更容易把幻想隨便的寄托在一個現實狀況當中。其實這種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冒險行為，往往是於事無補，反而有害。孔子就很不贊成這種有勇無謀，出於著急的行動，所以他說暴虎馮河，他是不贊成的，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也就是說無論要解決什麼問題，都仍然需要一個非常冷靜及寧靜的心態，才有可能真正找到一個最具有建設性的路。而不敢採取那些來自於幻想的盲目決定。

兩個嚴重問題

鴉片戰爭暴露了中華文化在長久僵化之下，所累積下來的兩個問題：第一就是經濟的嚴重衰退，第二就是民族自尊心的嚴重失落。這兩個問題，本原其實有相當的密切關係。我們願意說它最主要的關鍵，就是滿清的入關。因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或者說中華民族文化創造的力量源泉，是來自於自我肯定。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創造力量，是來自於對上帝的信仰，所以聖經的詩篇說，敬私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然而滿清以異族入關，為了一小撮私人的利益，乃壓抑漢人，不准講民族主義，在高壓懷柔的政策之下，中國土人遂不敢再談民族主義，因此也就沒有辦法再談自我的肯定，自然也就沒有辦法再談一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只好委曲曲曲的，這樣一來，文化其他方面的創造力也都喪失。所以拖到滿清末年，各方面都暴露了弊端，民族自信心嚴重失落，經濟也嚴重衰退，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狀況，實在很像魯迅筆下的阿Q正傳，阿Q就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因為文化僵化、腐敗累積下來的種種病癥劣根性之集大成，到這種地步，沒外力都有許多的危險，何況還有外力之入侵。所以鴉片戰爭爆發，各種沉積已久的病症，便一下都暴露出來。

中共利用民族主義以支撐其暴政持續

毛共政權在最初陳獨秀他們搞起來的時候，可以說多少還

是有理想的，但到了毛澤東手上就已經變質了，所以鄭學稼先生作了一部「中共興亡史」，認為中共早已經亡掉了。後來的毛共已經沒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它變為一個爭權奪利的集團，所以不斷的鬥爭，變成他們不可避脫的性格，那麼在這個鬥爭當中，當然要裹協一切的外在力量，來做為鞏固他們私人權力的支持憑藉。而外在力量中最巨大的力量是什麼？在中國深受列強欺侮的時期，外在最巨大的力量，就是那個經由五千年文化傳統所凝聚下來的民族主義。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共匪徒在韓戰期間，以剛竊據大陸那樣拙劣的條件，居然能和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打成平手，是靠什麼？就只靠著去打外國人的口號。在那種強烈誇張異族威脅的口號下，全中國大陸的人民都會在民族大義的前提下，為了使自己的民族免於被列強所併吞消滅，而忍受了暴政的蹂躪。因此如果沒有外患，共匪當然要服從歷史的公例而垮掉，但只要外患的危機存在，它就很難垮。而中共真的是有意為民族大義去獻身嗎？不然，它不過是利用了民族大義，維持他自己的存在罷了。因此他一方面在國內破四舊，消滅傳統文化，改寫歷史，一方面在外國的統戰工作，却統統都是利用文化遺產，外國人到大陸都是去看天壇長城。所以他並不是有意要認同於民族主義，而是很狡猾的利用民族主義，維持他的存在。

中華民國為了發展經濟委屈了民族自尊心

至於台灣我們也可以很坦白的說，台灣因為地方太小，在地圖上很多的西方人，都還找不到，所以實在沒有什麼條件談自尊心，力量小，說話就沒有力量，誰會聽你的？在此情況下，我們只好忍辱負重，把民族自尊心暫時收斂起來，埋頭去發展經濟。發展經濟雖然委屈了民族自尊心，但因為發展經濟也是中國近代以來非常迫切的一個課題，所以在台灣經濟上也有成就，可是它的代價也很沉重，那就是民族自尊心的更加失落，崇洋媚外的心理更加嚴重，乃至於連自己的民族精神文化精神是什麼都搞不清楚了。不過值得安慰的是，我們總算還能夠維持起碼的國格尊嚴，不至於真的為個人的私利，去做賣國賊，或是做外國人的走狗。我們要知道，要維持這個起碼的國格，實在也是非常艱苦的，美國人說好是天真，說不好實在是在無知，他們為了要推銷他們的優越感與殖民地心態下，總想干涉人家的內政。所以各國凡是政治領袖是民族主義的，都會對美國有極艱苦的周旋，要是不卑不亢維持住對美國的友誼，又維護住自己的尊嚴，是極不容易的。而我國無疑是維持得最得體的一個例子。

兩個問題的一體相關性

但是這兩個問題它實在是相關連的，如果只解決一個而不去解決另一個的話，這一個到後來也會落空，所以它應該只是步驟的先後，而不能夠是真正的犧牲一邊。所以當一邊發展到差不多的程度，人們就自然會要求另外一個問題的消解

在大陸共匪提出來的口號是「為了一代必須犧牲這一代，但下一代已經長大了，下一代並沒有得到成全。所有的人民勒緊肚皮已經三十年，不能夠再忍下去了，因此人民很自然的要求轉變要發展經濟。在台灣也很自然的，在發展了三十年經濟有相當的基礎後，人民也覺得不足，光是發展經濟沒有一個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這個經濟以後會變成聲色犬馬、燈紅酒綠，也會讓人覺得莫名其妙，所以就會要求另外一種價值的肯定、自尊的肯定。也因此這幾年來尋根往裡開頭只能是情緒式的，對於什麼是民族自尊心？什麼是文化的根？並不甚了解，所以很容易就認同於一個血緣的、鄉土的、很偏狹的民族主義，而不能開展成一個很寬廣的、心靈層面文化層面的民族主義。因為它是訴諸於情緒的、無暇顧及精神的文化的層面，而導致種種的偏差。這種偏差就如同大陸人民要求經濟，結果傾向於心理飢渴，崇尚奢華一樣。台灣本島更因此就導致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鄉土文學也就自然會變質，尋根也就這到高山族那裏去了。當然這也是

就可避免的，總要先經過這一關才能夠進入合理的階段。同時，我們要明白，我們目前所感覺到的危機，其實是一百年來的危機，不是今天的危機，那麼一百年來如此堅苦卓絕的維持下來，不要因一時的意氣，憂慮恐懼而把這一百年的辛辛苦苦維持下來的基礎，一下子葬送掉，仍然應該以很平靜的心情，面對著我們眼前的課題，知道台灣的人民與大陸的人民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冥冥中承擔著怎樣的民族歷史使命？那我們就知道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路，要真正繼續的忍辱負重的往前走，那我們才能選擇一個最有效果的方法去消解眼前的困局。

結語

以上的分析，大略的就中國百年來的命運，特別就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大陸與台灣的不同路向，試著做一個冷靜客觀的分析。在未來我們不該說我們要與中共政權合作，但是我們應該要說，我們要與大陸人民合作，因為在這兩者之間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來講，真的各有他們一種艱苦的維繫。讓我們說一句坦白的話，我們今天在台灣能夠這樣安安定定，實在也是因為有大陸在，如果沒有大陸，如果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是一個和大陸完全沒有關係的小邦的話，我相信早已有多多的國家想要動這塊地方了，今天所以沒有人敢動這個地方，實在是有十億中國人不答應的緣故，所以台灣與大陸的命運不可能分離的，但這是和大陸，不是和中共政權，因為這是整個中國人的課題。至於將來是怎樣的發展？我不清楚。但從長遠來看必須是互相提攜的，當然我們再強調一句，不是和中共政權相提攜，而是整個中華民族所有的人民一起來消解自己民族的苦難。這是我們對整個大局的一個了解，當然我也不曉得我了解得是不是夠正確，但忠於自己的良知，那麼我願意很真誠的做這樣一個說明，以便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有更廣闊的胸襟，在選擇我們的路的時候，比較能夠選擇真正有用的。